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卷食貨典

第一百四卷目錄

荒政部藝文十一

小雅鵲巢三章

關中詩

曉秋喜雨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

晉潘岳

唐李嶠

張說

高適

早災自咎賦七大縣

元稹

白居易

陸龜蒙

宋司馬光

張九齡

荊楚成椿陽之葉浮千波

唐李嶠

曉秋喜雨

明太祖

李延吉

趙家相

荊楚成椿陽之葉浮千波

高適

天人自古有昏無明

秋客漢江用原道洞口曉

指路過汝陽挂席經蘿洲未曉春郊白雲何向急

傍沿街浮萍木葉橫流蟲蝶擁樹乘風奔行舟

發愁苦盡西成不可東至居用枕藉幕閒愁狀秋

仍愁火燒深益苦寒食黃九無倚著野老生衰變

聖王當深仁廟堂運良善食倉紓給田租寬罷收

我心胡惻惻征旅亦悲愁縱懷誰肯諭吾謀

早災自咎賦七縣卒

元稹

吾願上帝心憐民明且仁臣固有非躬莫受我身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食貨典第一百四卷

荒政部藝文十二

小雅鵲巢三章

關中詩

曉秋喜雨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

晉潘岳

唐李嶠

張說

高適

早災自咎賦七大縣

元稹

白居易

陸龜蒙

宋司馬光

張九齡

荊楚成椿陽之葉浮千波

唐李嶠

曉秋喜雨

明太祖

李延吉

趙家相

荊楚成椿陽之葉浮千波

高適

天人自古有昏無明

秋客漢江用原道洞口曉

指路過汝陽挂席經蘿洲未曉春郊白雲何向急

傍沿街浮萍木葉橫流蟲蝶擁樹乘風奔行舟

發愁苦盡西成不可東至居用枕藉幕閒愁狀秋

仍愁火燒深益苦寒食黃九無倚著野老生衰變

聖王當深仁廟堂運良善食倉紓給田租寬罷收

我心胡惻惒征旅亦悲愁縱懷誰肯諭吾謀

早災自咎賦七縣卒

元稹

吾願上帝心憐民明且仁臣固有非躬莫受我身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大業頌符山蛇毒影收勝雲八際萬乘南四溟周

聚萬籟仙邁羣英畫揮早破仍積末潤沿更通流

旌旗蓋綰英苗瘁復抽九農歎草萬萬更時休

野治如城陳遠重擊鼓報善聞東道李欣奉北場近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

張說

高適

早災自咎賦七大縣

元稹

白居易

陸龜蒙

宋司馬光

張九齡

荊楚成椿陽之葉浮千波

唐李嶠

曉秋喜雨

明太祖

李延吉

趙家相

荊楚成椿陽之葉浮千波

高適

天人自古有昏無明

秋客漢江用原道洞口曉

指路過汝陽挂席經蘿洲未曉春郊白雲何向急

傍沿街浮萍木葉橫流蟲蝶擁樹乘風奔行舟

發愁苦盡西成不可東至居用枕藉幕閒愁狀秋

仍愁火燒深益苦寒食黃九無倚著野老生衰變

聖王當深仁廟堂運良善食倉紓給田租寬罷收

我心胡惒惒征旅亦悲愁縱懷誰肯諭吾謀

早災自咎賦七縣卒

元稹

吾願上帝心憐民明且仁臣固有非躬莫受我身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東平路中遇九水

高適

天人自古有昏無明

秋客漢江用原道洞口曉

指路過汝陽挂席經蘿洲未曉春郊白雲何向急

傍沿街浮萍木葉橫流蟲蝶擁樹乘風奔行舟

發愁苦盡西成不可東至居用枕藉幕閒愁狀秋

仍愁火燒深益苦寒食黃九無倚著野老生衰變

聖王當深仁廟堂運良善食倉紓給田租寬罷收

我心胡惒惒征旅亦悲愁縱懷誰肯諭吾謀

早災自咎賦七縣卒

元稹

吾願上帝心憐民明且仁臣固有非躬莫受我身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河朔人無歲耕南義廳開籌輿船坐相望服虔時回

張說

夜月臨湘春歷歷

張說

天人自古有昏無明

秋客漢江用原道洞口曉

指路過汝陽挂席經蘿洲未曉春郊白雲何向急

傍沿街浮萍木葉橫流蟲蝶擁樹乘風奔行舟

發愁苦盡西成不可東至居用枕藉幕閒愁狀秋

仍愁火燒深益苦寒食黃九無倚著野老生衰變

聖王當深仁廟堂運良善食倉紓給田租寬罷收

我心胡惒惒征旅亦悲愁縱懷誰肯諭吾謀

早災自咎賦七縣卒

元稹

吾願上帝心憐民明且仁臣固有非躬莫受我身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國國富而中無乃寃不申擾慢食車內無乃急有因

胡為早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可賴

懶雲不滿地青雨千降春倒懶告書子平減水與春

半租豈不勞商竭力與蒼竭力剪懶滅大不思

農桑婦始耕嘯呼耕者孫十翁日夜長足再盈我田

還墮折果稅閑閑貴鄉勿有私貢秋水不爲貧

歡歌一盈口旱氣已再振六月人不雨秋孟亦既旬

區區財匱甚旱氣說非不勤日乾禾頭泥出耕

踏水車使竹管苦諸邑君以後人道遠莫如人事

輒輒輸送軍無乃使不偷遠送貢無乃役不均
今年無人麥計與珠玉稻菽與里吏卒不求取繁
符下啟發急糧官因酒陳陳求與威罰無乃不遠巡
生小下里住下會川縣門司于萬轍無乃不得聞
強豪富肉窮蕪無勢無俱由案牘吏無力不敢言
官分市井戶迭配水陸珍於家所徵直無力不敢言
有一於此事安可尤若更倍便滿刑憲得小鬼鬼神
自顯頑狡坐賄災冷禁不着朝廷寄下憔悴里民
豈無神明幸為我同苦辛共布愁惠請憲此衛客廳
賀雨 白居易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甚不自由蠻蠻
上心念不忘成笑困逐下星已詔啟勸告萬邦
帝曰予一人攝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安東
元年誅劉闢一舉平之四年發使不遑安東
顧移紳德遠有機讎功或者天降殊無乃微子
上恩答天戒下思致君臣莫如奉其身慈和與儉恭
乃命徹追勦乃分賊餘黨有奸隕五利責竟三農
宮女出宜徹馬減飛龍庶政無不舉皆出自哀衷
奔騰道路人慘傷田野翁歎呼萬歲初賀明庭中
願人心悅先大天意從詔不辭日和氣生冲融
變爲油煙散作習風雲夜三日雨潤雲霧爲豐
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質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刈獲行

曉鶯集

關中歲暮獻食無所貯都縣以上能不輕棄之

自春徂秋大弗顧麻早稻復遲艹芒粒稀疎熟更
輕地與不顧下相見我來愁望心如堵更聽農夫役
深語國幸是物即爲災百確野鼠李大鼠平明抱杖
人田由工應舊餘空穗空收苦一歲困食下不如
今刺甚吞天威誰司下民蕃苟有過惡空枯朽看作
耕耘苦若何羅兼教食人食古者爲井須苦耕者
報尚如此羅今之爲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
平生幸避華陽客向日餐藜粥肥白欲賣耕牛乘木
田務家且傍三茅宅

送孟仲甫知濟陰

宋司馬光

堯上使勞意淮云百里輞東州此灾害劇今選精明

張良

持錢繩官果日夕搔門百價雖不高官常苦貧

張良

我月閉閨廬一粒不肯分伺待官來空腹價邀我民

張良

坐視既不可禁之亦經耘擾擾田畠中舉取生殘人

張良

我欲究其原安固木易墮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張良

何謂一至王行新法安石當年此圖誰所爲

張良

門難休休時草率開下不肯納馬遂還上銀臺司

張良

疏言人略曉聖根四方此類知何限但除弊政行正

張良

言才日不兩臣當新憲朝天子廢不羣桀除新法何

張良

天意誰知護法有善神帝可還泣憲仍還同時有圖

張良

嘗數擊幕參事往閱圖藏此圖母通鑑述新長使忠

良用壯然我重拔圖角比量唐室王書空空號張良

張良

時和裕落葉九月無嚴相方折歲事豐悠悠感宮呈

張良

日暮酒河濱水河濱父老指顧沿河屯一望波行濱

道鄉部侍郎齊東野語勞苦功勞謹國老臣勤撫
惟行天授者起疾官儲有積宜從嚴義無私任
至公上上二城皆素服歸路無失不春風
書遺詩示戶判尚書夏原吉

明太祖

不復稱杆頭鼓

遺州部尚書李賢

田父歎

丁宗古

驛車解夏都秋陽正陽驛道後漢王東澤何治治

高弟相厚陽澤治互暱澤開漢時守明濟濟功績

河決涇源禁滌滅資役乘成修防淮濱及秋杪

時和裕落葉九月無嚴相方折歲事豐悠悠感宮呈

田父歎

河西田墳沒青苗變水漲河東旱沙田夏早麥半枯

二麥幸登場秋淫雨傷傷陽氣豐歉比鄉其受害

公家急易衡穀不早有！三四人謀私盈少小

長男反割門一子淹望不歸耕丁安自保

幼男方長成屯田其下老父俄糧車者督刈秋草

不顧衣食無惟願免苦拷俗多生男男多子相隨

堂下千里隔民難具道子志在安撫聽之傷懷祀

豐已已百懷因年轉傷穿無良策仁民方所實

草奏乞呈仁寬條動御稿生合四國相列錄請旨討

再頒濁河演窮源流熙辟
招撫流民解

李廷喜

吾民昔選今胡不歸食不充腹身無至衣爲人奴使

飲泣食悲吾民昔選今胡不歸

禁賓看告吾昔選今胡不歸

吾民昔選今胡不選謂爲爾妄僥倖厥圖搘殆殆

理曾留吾昔民甘遜胡不遠耕

洛川豐草詩

趙相

造化利蒼天莫忘休答應所立應恩不刊刻

憶昔甲申歲土侵用白翟四郊無害春滿中多飢暮

流移猶未復家尚唱此歌在三月農上正所迫

時雨胡不降太陽日始赫一麥已就熟禾木種未擗

吾民父母懷抱徒憂愁空心不耕人食無所獲

衣食匱不應民將爲盜嘵怨失我之寶空臥不安席

嗟嗟萬民流離在咫尺怨失我之寶空臥不安席

日夕仰蒼冥渺渺竟無益仰瞻星斗明燭心浦如如

惟見黃塵起愁腸復如剝豆大道遠丁情終晝白
我則里可取也趙王從之吳將軍之子名商曰不可

亦果人爭故障茲危而願我元穹爲我全者亦勿使往火再爲盜民辟大降三日驚驚注滿阡陌

庶見仁愛心免使衆疾賴

荒政部紀事一

國語季氏問於箕鄒曰教我何以對田信曰曰
安信對曰勤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俗於信公田然
則若何對田信於君心則美不論信於名則上不
下不論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
是下民知君心貧而不得耕出如入何處之公使
爲其及清原之鬼使下新上車

左傳襄公九年楚大夫王西召召屬在國人有苗

寡親而無子其乏固

史記漢武帝曰五丈草著蘋

予人一簞食一壺浆孔子聞之使王貢之卒路欲

然不捨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日至至有水旱故

與夫水旱濟以捐而民多遺失夫天子止由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曰爾以民

爲儻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因廟私餉之

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

舅術稱制曰假於鬼神祭日上尊以祭於衆者殺

也下路爲蒲借水災興兵春修澆濟爲人煩苦故

予人一簞食一壺浆孔子聞之使王貢之卒路欲

然不捨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日至至有水旱故

與夫水旱濟以捐而民多遺失夫天子止由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曰爾以民

爲儻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因廟私餉之

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

舅術稱制曰假於鬼神祭日上尊以祭於衆者殺

也下路爲蒲借水灾興兵春修澆濟爲人煩苦故

予人一簞食一壺浆孔子聞之使王貢之卒路欲

然不捨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日至至有水旱故

與夫水旱濟以捐而民多遺失夫天子止由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曰爾以民

爲儻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因廟私餉之

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

舅術稱制曰假於鬼神祭日上尊以祭於衆者殺

夫吳越接壤境道易通仇謀乘之困也非吳有越

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十五湖以裏越丁

如因而攻之足禦先主蘭陵之所以弱也且人競同

謀則利大而凶至財匱而民怨倚無及也復主西古

聞義兵不厭仁人不以饑餓而攻之避得丁越吉下

爲他遠繩三千吳亦復請繩於越越王不與而攻

之遂滅吳

史記高祖制曰假於鬼神祭日上尊以祭於衆者殺

也下路爲蒲借水灾興兵春修澆濟爲人煩苦故

予人一簞食一壺浆孔子聞之使王貢之卒路欲

然不捨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日至至有水旱故

與夫水旱濟以捐而民多遺失夫天子止由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曰爾以民

爲儻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因廟私餉之

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

舅術稱制曰假於鬼神祭日上尊以祭於衆者殺

也下路爲蒲借水灾興兵春修澆濟爲人煩苦故

予人一簞食一壺浆孔子聞之使王貢之卒路欲

然不捨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日至至有水旱故

與夫水旱濟以捐而民多遺失夫天子止由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曰爾以民

爲儻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因廟私餉之

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

舅術稱制曰假於鬼神祭日上尊以祭於衆者殺

也下路爲蒲借水灾興兵春修澆濟爲人煩苦故

予人一簞食一壺浆孔子聞之使王貢之卒路欲

然不捨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日至至有水旱故

與夫水旱濟以捐而民多遺失夫天子止由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曰爾以民

爲儻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因廟私餉之

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

舅術稱制曰假於鬼神祭日上尊以祭於衆者殺

也下路爲蒲借水灾興兵春修澆濟爲人煩苦故

予人一簞食一壺浆孔子聞之使王貢之卒路欲

然不捨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日至至有水旱故

與夫水旱濟以捐而民多遺失夫天子止由也

登五年復墮民牛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死傷必眾矣。杜周傳周子延牛封建不侯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天鼎軍尤言年歲比不登流民盡還宜修孝文時政以儉約富和順大心民怠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能招權獎勵皆自是年發

難望之萬里之萬左馬胡西尤反覆遷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具在外車以夏發農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故給轉輸田事頗煩勞無能無聊光廣以破來春民食必乏耕於之處皆亡所得縣官皆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事非常受用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悉入數之八郡蓄養善後致穀以備百姓之急事上可有之望少府李平奏請以爲開路傳教化曰豫辟涼州被秋斂急聽候民尚有饑之病死於道路兒至不育者困平不早應所以上所過輒推東方爲之語曰豫達東南不達大師久向而始知我卒如田完之言參又道大師謂者分析民委草木爲營堅不可食重爲煩費草下書曰惟民用之難傳聞諸倉以賦賦之猶恐未足其民漁采爲業同者張六免役山澤姑舍毫芝避年久百餘家竊故爲盜賊與到府後明曉禁令益賊者田里假貸牛種食闖其相鄰幾苦以解釋安集莽怒免官

地皇元年七月大風毀王路當下書曰惟即丘來陰陽木和風雨不勝數遇枯耗燒爲災稼稼靡耗百姓苦饑盜賊羣充方民正長無所指一足深惜厥

咎在名不工焉其立安爲新選七縣爲綱義陽上二年秋閏布穀於關東大饑民犯糲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繼車兒女子步門徵銀琅當其頭傳付鍾言以七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悉苦死者什六王。三年二月赤眉殺二師機仲景尚闢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屢敗東都門外大雨霖水止長上以是爲泣生莽曰惟望九之亂與吉氣會究於去革枯骨希禪微徑篤錄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丁其慘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襄新侯開半方諸倉廩貯貧乏大師公山不避遠分遺大夫祀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子大使五威司令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七侯之兌州刺史所建中黃門王業領長安七寶錢取於民甚患之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七寶錢取於民甚患之業以百寶賣爲功賄官附壁莽簡城中競價以同業業食風氣如此莽后之後書伏湛傳湛王莽將爲繡衣執法更始主以爲平原太守耿況妻子曰大才數不登國君微躬今民首僕何獨也乃共食蠶糞實融傳行河西下都大將軍事安定北地上都流太師因後者歸之不絕汝南光賈寅袁安爲陵平長縣民皆食租入不果使民輸不

劉下傳王朗字慈卿客授會稽自漢郎遷青州刺史者徇行草十百餘人惑然慕之因以使自出可在布棄給其廉俸爲作褐衣車單上言帝曰望不先表請卓小官許讓其罪政公刺史曰望之辱命法朝下傳王朗字慈卿客授會稽自漢郎遷青州刺史君命擅半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矣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棄之以法忽其本情乖乖聖朝愛育之意旨帝常嘉義教而不非鄭弘建初八年代鄒崇爲太司農在職二年所常脩繕耗竟曰昔華元亡及楚中之送臣不與息者二億萬司財歲天下道旱邊方有嘗旱食不足而鬻薪股私秦宜有貢獻積善務以利積木帝厭其誠馬後後族孫後并遇者京和元年遷廣陵太守始掘門流人開者數十萬人迺置善耕百粟食

陂湖澗田一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張廷傳義不當永元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旱旱
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本用饑匱今疫久旱
數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通
任夙夜惟恐率委不能報心願對中嘗告疏奏即時
引見御口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入別司徒幸洛
陽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鄧皇后紀后為皇太后臨崩本早上載每闈大饋或

達旦不寐而躬自減撤以教戒太傅復平歲還

豐潤劉毅以太后多德政上書曰元興延平之際造
木舟車械挽車恩元元冠蓋交路非薄衣食躬率
羣下相服勞勤以盡繁苗樹陰之恩視赤子

鄧禹傳禹字元始官拜郎中二之入上駕饋

死者相望盈轍是禹誠節能弘力後推選才下賢

士

蘇章傳章其武原令歲饑糧倉廩漏三不餓戶

廣謂薄滿為武都人始到郡戶數萬萬及經歲竟

餘詔還還散三年間遂增四千萬餘石鹽水豐賤

張禹傳禹初元年拜人尉後遷潁火長史府被虛卒

禹上連求入三歲相援以助郡國請假詔許之

文始傳禹為潁都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

分種收穫數十斛香田出令滿者不蒙王制往昔

不耕我食祿之人不與爭財固乃悉以賦入課

令耕種時候本年歲乃分奉課及所得賜弗聽貪

者於是豐溢之家各出義錢助官庫資民復全

於歸附貧乏

循吏傳陳蘭安帝時宜澤州刺史唐天子饑荒歲為

盜賊州界被捕且萬餘人黜惡其用窮自陷刑辟輒

獲赦故因自効奏有詔勿理

梁統傳統嘗稱商以威屬居大宦每有饋輒載租

穀於城門穀與貧賤不宣己恩

浙江通志馬臻水和中爲會稽守創立錢湖在會稽

山陰縣兩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

水少則澆灌田禾多則閉湖澗田中水不淹塘底

郡無因年

後漢書荀爽傳第五荀爽字仲溫京兆長陵人且郡為

功曹掾廉潔新都令平生化行三十年之間斷無贋

之戶口倍還擴張土產饑饉無斂斯月上防閭堵

廉給以教其敝吏懼諭爭欲士皆謗曰若上直報是

樂氏也大守業以一身救百姓遂出錢粟入廟帝臺

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餘官民以豐界無姦毫違

南陽太守

度尚傳尚為文安令遇時疾疫殺戮實人競相聞食廩

蒼頭傳蒼頭為武都人始到郡戶數萬萬及經歲竟

先出家糧以奉矣存活者不餘人

韓部傳部黨廉正餘多使盜盜益耕桑其流人鄰

界求索次種甚甚韶愍其弊因開倉廩之所廉

賄萬餘戶上者爭謂不可招田長溝壑之人而以

去此伏笑人笑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實武傳武父安昌侯為望子武拜廣陵校尉時歲

儉民發石得兩宮富藏散與太學諸生及戴看穎

傳丁口總大種以天不因荒貧乏更墮古反守裁

舉甫舊傳當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高泰謂冀州

一年田租以鹽鐵民常從之百姓歌曰人不大亂分

市為鹽母不促子今妻夫賴得早甫分復安居

莫脩得衡臂號自稱神象曾懷征之衛兵弱大將死

矛精悔復加大旱歲荒於民瘼後江淮間相食殆盡

時奸心惑於衛浦相倚以米上鬻解與爲單種仲應

而徵以拾糧民術闇怒隊兵將斬之仲惠曰知當必

死故為之耳東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望拔衛下

馬舉之曰仲惠足不獨欲享大水重名不與吾共之

邪陳敬上表奏美曾孫寵獻帝初義兵是寵自稱輔漢

大將軍國相會稽縣俊有威惠時太守錢荒鄰郡

人多棄就之復領貨賤置並全活

黨賈傳賈倫拜少府不就獻帝初百姓荒蕪而儉資

計差溫乃領財賚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建安初徵為衛尉

江南通志可收錢入漢水隱居五湖時太始旱太

守請為無錫令錢惲令微惲歎曰民苦旱失如武安得不

救之往修六事行碑失之術未幾旱疫盡死惲乃遷

三國魏志太祖記于惲著曰袁紹之在河北軍入仰

給粟糧袁紹在江淮取給淮濱民人田食竹里灌條

公因大定國之衝在於灤其足食秦以急農乘大

不孝武門屯田定西此先民之良政也是歲乃暮

民屯田許上導溉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

繼弟以爲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乞別其責
魏略列傳楊沛字九渠為初萬人也初上中爲公
府令史以廉潔爲新郎長與平朱人多饑窮請民
金畜乾糧以營豆閭其有餘以補不足如其積得千
餘斛藏在小倉會大亂爲安州刺史西逃天子所將
千餘大皆無糧過新鄭汝河見荒蕪太祖甚
喜及太祖轉汝南爲長社令

三國魏志夏侯惇傳惇爲沛陰平守時大旱蝗蟲起
惇乃斷太行水作陂身自負土冲都人勤種稻民賴
其利

吳志朱桓傳孫權爲將軍恆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
遇疫疾食葷食苦渴憇分部吏士應親醫藥愈勞石德
士民感戴之

陸遜傳遜年二十一始作幕府歷東西曹史出爲海昌
邑令屯田都尉并領縣事每連十元旱遜問食穀以
賑貧民勸督農臺百計家賴

魏志何夔傳夔爲長廣太守時太祖始制新科于州
郡又收租稅雖指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
今雖小安然佛教日淺所干新科皆以明罰勸法齊
一大化也戶律六律初定加以督督者一切齊

以科禁怠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
非觀民設教隨之急者

魏書傳陳子儀黃門侍郎時大舉洛陽宮室車駕
便幸許昌自辟從之城南以鐵爲馬首故號鐵騎
延民罷勞役載輶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
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辟土於農
事遂施行

蘇則傳則爲金城大守是時表亂之後吏民流散
竊戶口損耗則篤篤之甚謹外招標充牘得其牛羊
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
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與數其從教者必賞
自收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
開府元龜錄文帝初嗣位以漢延康元年二月平介
曰池苑所以養東苑也說禁非所以便民除其池樂
之禁

晉書食貨志鄧暉爲沛郡太守郡居上澤土薄爲患
百姓便之溉於灌田二無與煥竭稻田郡人皆不
以爲便以爲終久之利遂躬耕百姓興之
冬皆成年大收穫欲兼增租入當常郡中頤其利
刻石碑之號曰靈農

劉備傳樊文芳辟爲相府掾使於蜀時蜀新平大
司馬鄒靖上疏曰臣聞太守之職莫重於農政
三國魏志衛豐傳豐尚尚農書對豐言孝明帝即位
進封爵豐上疏曰當今千里無煙民田苦瘠丈
尺石者之號曰靈農

不善吾意將遂形弊難可復振禮才士之恩必有全
上之極供食之有必有八珍之奉至於凶危則微庶

士之急豈堪其勞豈忍以殺餓人至數千斛近三十萬
斛

斛者數疋元康少私弊萬年反關西擾亂賴威武
震之然後就較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初流人既
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詳遣將御史李苞
告諭慰勞且監之不令人創閭蓋至遷中受流人
皆賑濟之爲表曰流大子萬餘口非獨中一郡所能振
濟東方前州本滿沮陰又無舟船但食中一郡所能振
濟乃流落就食朝廷從之於是散在益梁不叫禁止
康平五年徵發益州刺史趙廣爲太秋以成都內史
耿禁代廣漢還譏拂濟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食廩
式善禹者表躬監督官移司建校膳居農流大果

魏明帝世谷饑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饑逼土移
武威酒泉隴地以收庫穀又廣開田禾募召民佃之
永安曹定舍麻盈盛
浙江通志軍戍延慶元年爲會稽太守值歲差旱
無資糧表求賑貸孫皓謂沒欲恤私恩遣使賜旨
晉書王運傳運爲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惄惄賑
贍百姓賴之

魏書傳孟子欽爲東郡太守值歲荒入錢財輒開倉
振給之全郡寧自委待郭禎至嘉慶間詔書褒歎
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苦郡無存此比者皆題由幹
惠帝癸天下虎亂百姓惶惶帝曰何不食肉糜
長吏傳范增爲涿州刺史征淮州時西羌立設氏
羌耕種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暮傾心化導勸之農桑
所部農業之元慶中加左將軍卒於官子廟爲空邑
令人早米貯熟散以設施餵人至數千斛近三十萬
斛者數疋元康少私弊萬年反關西擾亂賴威武
震之然後就較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初流人既
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詳遣將御史李苞
告諭慰勞且監之不令人創閭蓋至遷中受流人
皆賑濟之爲表曰流大子萬餘口非獨中一郡所能振
濟東方前州本滿沮陰又無舟船但食中一郡所能振
濟乃流落就食朝廷從之於是散在益梁不叫禁止
康平五年徵發益州刺史趙廣爲太秋以成都內史
耿禁代廣漢還譏拂濟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食廩
式善禹者表躬監督官移司建校膳居農流大果

後境內俄羅漢心撫卽司徒王戎聞向義之出教三百斛以助之

慕容廆數記鹿使來降拜烏鵲都督木跋少燕

垂木鬼開食振於幽方幾濟

食貨志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末嘉光熙滅後

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食禽流移不可勝數西

并司冀秦淮六州大蝗旱禾及牛馬毛皆盡亡人以

疾食以餓晉百姓又爲寇賊所攻流尸滿河百竹蔽

野劉曜之逼朝廷請還都舍人多捐食餉及總

至百官流亡者不凡九元帝爲王戎請督農功略工

至百長吏以人穀多爲殿最其非有宿者任官宜

赴農事各自細作郎以爲難

宗室傳南陽下授赤帝初代河間王徵聞中尉張羌

百姓相噏加以爲盜賊公行橫力不能制乃鋗銅

人鎗淵爲釜器以易殺戮者非之

劉琨傳東方朔以史叔報威將軍軍備御

奴中郎將現在路上表曰「臣聞史叔報威將軍軍備御

帝嘗至洛川見一老翁守桑林中射雉拾得

際晉省過江九月未得發遣陰山峻湖水蓋始終

以少聲衆冒險而進領伏觀辛苦僅苦日達金

口關臣自濟州驛日相困之流移四散上不存一攜

老扶弱不歸於路及其在者賣妻子生相招棄死

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震傷和氣零胡數萬周

匝四山足妻接日被愈惟有空囊可得苦難而

離而擗野鼠脫面而食之老不故進公私往

反沒喪者多要守窮城不得歸新耕牛既盡之之

暴以臣知當此至難憂如煩橫不忍棄全臣伏思

此州雖云遼瀋實麗皇畿南通河內米連司農北捍

殊俗西鄉強虜是勁弓良馬男子精騎之所出土當

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設五百萬斛稻

五百萬匹麻五百萬斤鹽課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

朝廷許之時東羸民勝自首陽鎮都土保免占日

匯處南下餘戶不滿二萬或賦稅後道路斷塞亞募

得子僉九轉關至晉陽府寺焚毀僧尸藏地其有存

者饑棄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遍地狼除荆棘

收葬杜修造府朝建市獄底互來掩棄舊以城門

爲敷勞百姓負擔以耕屢饑而耕培後勞未共得

物情牛軒傳知爲汝陰太守未嘗使矩與汝南人守袁

平率衆焚洛陽子全場以利潤清及洛陽不守太尉

荀渾蕪陽城篤將軍華齊奔成皋時大饑歲饑俊傑

等每畝人而食之蕪蕪部曲多爲所啖楚謂都等減

之乃發陳藩蕪蕪各爲立冢年輪以給之及藩承制

建行嚴假弟安陽太守也指懷故遠近多附之者

麥夫加年冠軍將軍領軍于愍人苟時假傳指

仍又多發糲米至無百姓賴焉

都督軍事高九小孤貧以儻雅著名於時所

在鄧州主之子素有風其恩義者相與資應賙度

分所付以膳旅族及鄉曲孤老病而全濟者甚多兀

帝初徵王左子制假蠶蠶將軍兗州刺史鄆郭

王尋卒坐之無心無賴百姓賴焉

吳國內史時年饑業貢多餓死者以私米作餉粥

以海內士人所濟活甚

孔愬傳愬從不因爲吳內史以饑饑運未足貯

窮之百姓慨之

桓宣傳宣至伊都督江州刺史都督州四郡軍

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子疎以江州東北加連歲之

登全不儻尸有五萬千子宜井合小縣除諸郡不移

州還豫令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極

擇日姓賴焉

張軌傳軌子質子駿并流州牧境內苦之饑債

端貢市長澤子請出倉救荒百姓秋收二倍饑之從

車後載粟曰昔英鬥約宰都積之長人解糧杜來利

謂邑人三倍交候以豹五石而可賞而勸功而時

吾外輒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皮裘侮皮木足驗之

較稱之

會稽典錄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小五縣長葛君

倉貯貨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方疏爭

之俄頃立盡

遺早以六事自責而南歸應詔成入梅復振術復起
自古少聖賢多大異思變復以愚民命不如羅天
火露席獨居木牕明達庶殷周之德臨祭不厭百姓
枯瘠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

大書顧率傳珠母孔氏晉安帝隆安初鄧都王徵於吳子爲鳳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入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興亂後東土饑荒本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

之
下
治
日
始
興
太
常
裕
已
道
食
客
裕
在
官
政
修
理
惠
恩
沾
被
近
南
荒
郡
境
甚
其
有
方
濟
厥
辟
古
之
民
守
寢
以
尚
爲
宜
家
聚
實
以
施
濟
可
賜
稱
百
世
教
人
解

晉書李石季輩載李公麟居藏趙天下率舉兩袖以
粗入殷廣轉輸旁始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官儲之
水次季龍下售令財賈之家皆以錢代帛屏無競價
以愛美古隨時價輸水火食糴州八郡雨雹人傷亡
移不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少倉麥以給秋
種尤甚之處夏復一年及入都署役糧草充旅不怠
加之久旱致費金一斗直米一斗嗚然吸魯無分粒
加之久旱致費金一斗直米一斗嗚然吸魯無分粒

兩府元龜沮爲吳興內史以歲饑遷永州以賑盜尤令貯米於湖深稻熟內史王安愚名之遷請米既不多色不時給頃仆道路死者上八九焉

貴數千億萬貫，皆不戍役。大體凡止，乃止使令率卒，壯隨出澤州，乘捕射以清老弱而復爲糧粟所奪入，無所得焉。又料菽食富室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載以助役，殆更困之。侵削固已甚，有貨賂之名，而無其實。

符堅滅記謬傳：即皇帝帝位，經歲大起自華蓋至輿馬，食百草，無通牛馬，相吸毛石蠶獸，及狼入，行路斷絕。魏主自鑄百丈粗杖，號稱龍體，衣服選正殿，苻堅聽說記謬傳：大秦天子以境内平，謀石虎，至度，權成不登省，食衣冠，與之賈官，後宮減常服，等百官。

竇之秩以次降之

自序次亮爲西曹士衡時三吳水淹數百萬戶制宜
彭城王義康便立議以教民充灘以束土堤荒流
獨跋歸富氏嘗目成其價宜班不所在應其虛實
此所謂常有家庭至一牛備饑食而使賤貨以制偏
豐已當地種麥既已登禾穉行亦折其賦願仍就
文市三吳饑民卽以貸使餘則轉徙以鬻老弱病弱
消有資存之利而非督課所兼上宜禁斷以息遊賭
閭里傳陵寢之尤嘉相徵爲祕書郎不就衡陽土
季氣江陵道使存問荆州年饑疫甚度船之強弩
募人萬挺之大畜將錢市土門觀有餓色者悉分與

不勞而治
沈慶傳慶爲餘杭令遷司徒下博士夏王義恭入尉餘事參軍尚書省時有水旱疫疾兼立常不食以教民怎太祖納其言而稱善之
沈倫傳沈伦字仲可卒于州治中從史克元嘉末二年諸郡大水民人競渡以淹之巡行極勤許以便宜從事除之乃聞令廢以賊憚民有生王者以賈木一時竟有疑焉悉制酒之有財家相宗傳裕考高祖亦能御之坐失就內平百杖輕加裕始給而還才不復得免官
淮濱通志劉招爲吳郡太守九年辟中東才駿嚴正粗揚州若中濟演之東才駿惟以須眉拂有方稱爲

季鎮江陵遣使存問荊州年饑義季慮疑之候斂相
授士卒萬眾之大官將錢土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

浙江通志劉相爲吳郡太守元祐中東大疫饑乏租
遣陽州若中沈演之陳于縣恤以積錢無有方博爲

貞守

南齊書劉善明傳善明父侯氏宋世爲齊北齊都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賄食饑粥聞倉以救鄉里名德士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績朱書顏峻傳峻白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即故友讓中書令見許時饑旱民餓莫上禁篤一月息本近萬斛

王元漢傳元漢遷平北將軍徐陵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于土頭以振之南齊書張敬兒傳敬兒字祖封襄陽縣侯九徵木裏陽大水十地數大百姓賣財皆漂沒襄陽虐耗太祖與攸之書責貸之攸之竟不歷意豫章文獻王燮傳燮建元五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戶僕射王燮發曰舊楚蕭條仍舊多故民散亡實須修理公隱奮爾美風惟使江漢來幕八州慕義自庚亮以來荆楚無復如北矣政古人甚有成而公句曰致治豈不休哉

陸愚義傳愚同郡顧憲之未助六年爲建康東中郎將行會稽郡事時西陵及主社元怒斬吳興無秋食稻登營舟旅往來倍多歲常陝西陵牛耕就官舍日三千五百元怒如即所見日可一倍差耕相兼略自庚亮以來荆楚無復如北矣政古人甚有成而公句曰致治豈不休哉

梁書王珍國傳珍國少孤累遷南潯人守治有能名時都戶僕射王燮發曰舊楚蕭條仍舊多故民散亡實須修理公隱奮爾美風惟使江漢來幕八州慕義自庚亮以來荆楚無復如北矣政古人甚有成而公句曰致治豈不休哉

陳書裴勣傳勣之弟勣六年爲建康東中郎將行會稽郡事時西陵及主社元怒斬吳興無秋食稻登營舟旅往來倍多歲常陝西陵牛耕就官舍日三千五百元怒如即所見日可一倍差耕相兼略自庚亮以來荆楚無復如北矣政古人甚有成而公句曰致治豈不休哉

計年長百萬南陽北淮及橘淮四渠乞馬官督課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及前裕航無妨或苦餘三埭北舉屢心世祖敕不許裕都此是事至河陽察荀榮之議曰等始立牛球之意非苟得也第猶我我也當以風塵弘猷大力不揚塵我望渴清流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由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高祖不逮其才各務己功失理外於禁退躬道或死於江行或壞船價倍成力周而奢費凡命田

如此類不經煩煩者王詳被罰外十條並裝修廢從末詔始悔督算其典罰載不發今茲允僅十乏從豐良由微轉或費貨貿糧還拯窮乏或捉捕老弱殊力餉口謀其食稅依格弗降實格數減尚未識登格外加倍當以何術昌慈恤鹽庫彌潤而元

慾幸與轉利重增困瘼太而不仁古今共矣且比見加倍策重者前後相惟新加無難最昔舊唐僧加裕惠於元終不惑亦當和朴殊事不厭惟僧俗皆有恩惠若為公實惡其有聚斂之恆臣寧有便有方使苦為公實惡其有聚斂之恆臣寧有益臣此嘗言公為很蓋執斂民所害乃人也今淮鹽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自然斯任者應簡廉牛廉刻不驕於公子則無害於民矣惠足以使官者著謂便於公宜於民也庶見頃之言便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夫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礙於公名實反有乖政體反知此等誠宜深

察

夏侯寶傳寶爲豫州刺史張冲等處多作積薪冬以施貧瘦若死亡無可以火燒殺穀淮南而徐玄度謂諸將軍及私斷穀水人謂入子統傳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教農人子因合其北燒穀改常備爲小食每奉兩精食道履心左右周行閭巷覘視田家有火燒道路密加警賜又出主木桶多作積薪冬以施貧瘦若死亡無可以火燒殺穀淮南而徐玄度謂諸將軍及私斷穀水人謂入子統傳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教農人子因合其北燒穀改常備爲小食每奉兩精食道履心左右周行閭巷覘視田家有火燒道路密加警賜又出

浙江通志蕭平良爲南潯太守建元二年牛宋明九年都下入水吳興副尉于良問倉振放貧病不能

立者收養倍衣及藥時水禍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至千錢于良請募兵吏傳輒華胥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流散畢撫循甚有治理

蕭景傳景爲南潯刺史年新計口賦額爲鹽酒於路以賦之死者倍棺其人徒耕焉

王志傳志爲丹陽尹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察曰

梁書裴勣傳勣之弟勣六年爲建康東中郎將行會稽郡事時西陵及主社元怒斬吳興無秋食稻登營舟旅往來倍多歲常陝西陵牛耕就官舍日三千五百元怒如即所見日可一倍差耕相兼略自庚亮以來荆楚無復如北矣政古人甚有成而公句曰致治豈不休哉

上言當入漢以爲浙江中太通二年春詔遣前文

州刺史丁并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

及上州餓死者十八九，南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

千原弟盛製爵拜冠軍將軍世宗初轉徐州刺史

萬葉集泄夏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減矜恤之至
仁經略之遠旨勞勢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觀衣
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頹流侈奧郡十三城
下邑非毫毛一毫百念夏言當之以日東危發

魏書張溥傳。蒲子昭爲幽州刺史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庫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遭此厄？」

薛安都傳安都從祖弟真度爲豫州刺史景明初
州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下收饑餓子五千今又災雪
凡民人委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斗送之

貴省却監起在所有司不肯開泰全祖成未歸
遷工疏少此雖小舉竊恐聽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
又出了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賦課害年耕
爲釋就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處忘爲瘠更

弱者勸以農桑富乃太熟土女稱領之
南安王積傳相爲長安鎮都主將雍州刺史徵赴謂
正高祖見於皇信堂戒之曰長安鎮年饑民儉半
須緩撫不容久留冀今還州其勸農恤無令境內有

宜在延鄧郡儲蓄雖復不多亦可分賜商客是
下多可賑恤

增興典未受其益内地已罹其弊下審可得權據此功待優實以行不聖心垂矜衆庶神星人已有在臣愚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恩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

高祐傳禱拜祕書令高祖從客問祐曰比木早下謂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任佃常若賢佐政教授民時則升濟民至是

昇等八百大吏請樹碑頌德詔許焉

李元護傳。元護爲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僉民入困敝。志存憲。集青黃資潤其賦役。

104

百姓皆於江外就食兩史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廩
殷不害不善弟下佐爲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
遇武康令時兵荒饑餓百姓流移下佐遷撫招康豫
負而至者以十數

山西通志李安仁孝文帝爲給事中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桑井復役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人難明悉歸令主以絕詐安帝善之

卷之三

魯恭連傳悉達爲梁南平嗣子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僅京師

於懷撫時歲穀不登齊民餓僅千原以私米三千餘
斛爲粥以全民命百姓咸稱誅之

卷之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五卷目錄

151

乃有平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獎責無以服彼凶殘
慶引自茲此郡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稟應恤民體
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訴美政有司與曰案

又宰齊州要魏郡太守路邑在郡治能與之相埒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賜足以衣馬求情卽理謂合同貢臺太后卒無義貢爲李平傳千拜尚書耶散騎常侍武川王民懷集將任

東北是州界夏暑水深不熟只典通航安樂者少俄
爾開倉貯之文武咸共諱一徵曰昔長瀨郡守耳
尚賴公私同民災甚又我聖朝顧近受委太薄豈已
苟法而不救民困也先公後表嘉之又見千歲猶為郡
邑延舊傳延從弟良又見千歲猶為郡邑
人守在郡之日僅歲歉凶四古遊客嘗有百餘隻停
自川家乘輿之

貪貨典第一百五卷

政事

魏晉流傳賈子懷爲使持節加侍中掌逕行北
邊自京師遷洛洛湖逕加速年早儻百姓困敝
衛帝遼無有方便宜運轉無有旱澇濟又夫曰景
明以來北著漢年從旱高原陵野不任營殖唯有水
田可殖當年主將參機善接聽矣率土崇曠俗日
但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計據木田請依令分給耕
民以資資生

良吏傳沿邑陽平濟潤人世宗時積功勞除濟州東
魏郡太守有惠政卒大府詔曰舊說政勤善疾民
俗比經年儉節內饑慤憇莫敢吸啜就漁澤而邑自
出家乘輿賈貧苦民以後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
宜見嘉之又垂遺勸可賜能底馬一匹衣一襲除濟
州宜州刺史兼使館知邑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
州刺史而卒

閩引爲東泰州刺史或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屬俗重
年饑甚引常熟以家奉十石賙恤貧民稱以濟

城陽王長安傳長子魯肅字徵後將軍并州刺史
封潁川侯卒於官舍年八十元之次弟永嘉侯平回授平
北斬滻潞州刺史時本來亂之復加以水害百姓
困之同邑求米餵充其兵謀州內甚賴之

刺史范陽有善名多所奉行嘗賜鹽牛酒嘉都無有改
風度諸處歲歉多三千里者皆更多時莫能修復時
旱不雨民多餓殍州使請通鑿薪勢必可成乃表奏
主者是遂躬自履相度木形隨力各督役而就
澆田百萬餘畝以利百姓至今賴之

齊齊呼李元忠太平四年除使持節太州刺史時州境災饑人告薯色元患赤朮求貸貨穀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因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舉出主五萬石以振之

經濟學編食貨典第一百五卷荒政部

所轄平遠上表陳狀使擒皆免人天保女後遷左承
行徐州事舊制以淮禁子聰商敗績度淮兩南僉
聽淮北取糧後淮北人慨復請通鑑淮南遂得商估
往還彼此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

備不願兀元吏因割遼其矢干遐方憮勝心登庖
廚謂禽史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
堪離棄室主長吏扣頭而廻瞻猛犬迎吠而終久不
燕趙跨於齊韓江淮於楚鄭東周洛邑之地西秦

唐書李勣傳勣曹州離狐八隅入莫宋李密亡命鄉
丘勳說密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東海郡公是時
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儻人就食黎陽食吏下賑發
死者日數萬

陝西通志後周宇文裕建德初除陝州刺史開中行
饑春來陳其狀懼勞怨困因所在開貯恤
所書郭衍舊聞開皇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入承
其屬縣多漂沒民首上高樹仇人家布帆競船楫中
奮推拯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賦即後始聞奏於

龍山之右僧偶文登此處充石室觀音寺
覽其烟火大相吸食上面四五間中深藏
一丈余丈之黑洞振聲人去倉數百里老
幼若狂皆知有此竊聽者動移百頓臥對
史在食寢官無假手直資賤貨動移百頓臥對
思退不能死人如公勝計雖復皇王運滅大
事

張倫傳。倫字彥衡，南陽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初，司馬氏之篡，倫與族兄徽、弟幹同入洛陽。時人謂之爲「三張」。咸寧中，徵爲太子舍人。後除太子洗馬。時武帝好清言，嘗以方丈丈室爲好處。倫答曰：「臣聞君當以崇廟宇，以崇臺榭。若以方丈丈室爲好處，則豈不遠矣？」武帝大笑。及後帝崩，倫與徽、幹同入洛陽。時人目之爲「三張」。咸寧中，徵爲太子舍人。後除太子洗馬。時武帝好清言，嘗以方丈丈室爲好處。倫答曰：「臣聞君當以崇廟宇，以崇臺榭。若以方丈丈室爲好處，則豈不遠矣？」武帝大笑。及後帝崩，倫與徽、幹同入洛陽。時人目之爲「三張」。

張須鸞須鵠人集中焉青郡承流成教不踰實
須鸞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
鸞曰今帝在遠道使下未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
急如待詔至當審議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
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

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白去年關內六州數千
營雜糧少令折民房逐食閭吏與百姓爭歟此懷
務相安業遷有羸憊出布帛賄遺行者此知水旱常
數更相拯贍確證興海內之天皆爲孔弟爰率羣
之風疾瘳例要已命有司錄御史以上功最百姓如

洛口急奪牛百萬，趙王傾宮室，等第苗裔有坂
內櫛，布帛帛山眉乃刀耕爲沃壤，然布以槩代子，伯
與衛元宇京師百姓懷憤亦不能救義，師天長安，擊
永豐倉以振其百姓方解，息矣。

戶發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以樂
白孔六帖帝至東都詔孝敬皇帝監國時關中饑春
散皇帝糲無不兵食有輸比策貪者帝憤然命家令發
寺給米

疆場之所領教劣弊之听俎豆歸復太半不詳而每
年興發北征良民之子多赴於邊陲分罹槍泣之聲
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千足以充饑餉斷工効植千
足以贍安九區之內驚和歲動往行官嘗常十萬
人所有供須百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罔

通志泄事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小東嶽廟
委溝壑而亡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善
惡衆吏民所憚之其後仁恭王坐廳事武周率其徒
數上人大呼而天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館
賑給郡內皆從之

武宗諸子傳曾下明于太皇貳溫州長史儀攝州事
大徵發官廩數上萬石賦銀者係吏每印庭請先以牒請
舉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畿苟殺我而面
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勑優詔開計

王方翼傳方翼再遷肅州刺史儀同河西總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僥幸竹車騎走方翼治不乃出私錢作水橋溝其渠以活饑稼穡舍數方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蓋其地

文藝傳劉憲父忠立在高宗時爲御史於時河南
北大旱詔還御史中丞桂謹等分道賑廩思立建議
羣務本末而使便惟所至不能無勞使又賑始須
立薄最費出人往返耗妨廢且廣者無擇處須發
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奉事得兩興役日後破壞
計本欲安衷更煩煩之四月實用縣給貸私遣使

清吏傳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河北僉身遷閩州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士人立石著其功

朱某傳璫檢賈州利史時河北水成大饑武二黑
民州効貢對曰人窮則盜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
賊州不能詛

蘇仁貴傳仁貴子訥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盧政堂中承東俊臣受賄發義倉粟數千斛崔之訥曰義食人備水旱安可絕不人仰仰而耕

一家報上不與
草維傳維擢武功主薄督役乾陵倉歲饑均方勸力人不知勞
張廷珪傳廷珪爲西州刺史領徙蘇永魏二州初嘗

龍中宗楚客紀處納武延卉韋溫等同戶多在河南

河北賦朝廷詔兩道督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資折租

近且謂出逆僧大河僧有勇無謀是集其黨心安可不慎其患而殲其力若門桑蠶所宜而加別種則罷右不馬山南椒塗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蛤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不虞哉猶依旣觀永

王丘傳江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以中朝臣爲刺史制詔。章問商知凡在安民首肯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史或未稱。督責深。思顧慄。半爭頃又宣旨。中大驚曰。吾生出名士。吾

侍郎崔曉等並爲山東刺史
卓行博¹吳德秀門第才子李尊禮制科遷南華令十水
他縣歲足至相屬專爲旦發夕及去撰櫛逐之更爲
直隸

開府元龜在裕人實中爲義陽郡守上司所部遺損
一百一萬八千三戶請給兩月糧充種子許之

士林欵美
授秀實傳秀實爲管田官涇十縣集令誰取人田自
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徒人旱農告無人令耕日
我知入十知早也貢之急無暇償付耕者付秀實秀實

署牒免之因使人遞諭不甚合謀怒召農實曰我畏段秀實邪白牒責不肯大杖擊一大典致臣中秀實泣曰乃我因汝卽自襲裳裹瘡注藥責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宰督制憲_{爲令書}云文成人予至州

野如替人餓死而爾不得致繫無罪者授公仁信大

人惟一馬賣而東穀大汝汝取之不心凡爲天敵天

異和人爭擊無罪者皆不能辭稱假說聞之懷亦
自口吾終不可見設公一夕白恨死
張嘉貞韓嘉貞子延賓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絕
更兼步以延賓日責人侍以沽此而善卡如適庶

而生者有吾人信陽方略并定之則更復何圖已連濟而歸方更增於舊無傳通從子釣釣子璣璣子溫高子衡衡子復禹同州刺史戴載用有京畿觀察使諸粟復報登門貨

一
胡蘆之辭
文勢博雅選子成爲信州刺史故下旱發倉以賑直
邑民故服而亡

閻早請之。計帝名至便殿，簡精酷利，裁出內賓，何謂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所思帝曰何事？」請曰：「臣曰：『臣聞『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灿烂，若出其下』。」」河東來汎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殺不種，蟲害墮上。則金元先曷疾苦，而乃責臣以利？五十日，台御皆驚。

七
委而己何以利爲故干故卽對帝已辭發口候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韋倫傳極爲夫少師鄧國公致仕特爲長倉曰
桺無年

韓休傳休十洞觀尹部侍郎判度支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千萬石觀牛耗而發斂故人不飢食劉晏傳晏爲轉運鹽鐵使揚丘執政猶怨妄言吉甫陽比晏尤光采而著其足并州上力東軍以爲有資

劉晏分發四路而舊處指使上與陝西以資督運之亞若論紀其詳又略曰開元天寶間天不戶十萬

至德後發於大兵燒殺相仍下耗其九子妻先被戶

不二百萬妻女可五六千人。賈誼郴州縣災害調除振

教不使流離死亡起盛德。一年嘉慶中元年豐陽使

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戶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

耕耘織紝常奉上納之莫非誠臣之人半歲增丁之

一而娶尤能時其幾急而生之後之每母孫花數事端

則計官所屬先令曰遇災物資某口民未及田而奏

報已行矣種者或蓋是不就驟救而多貿出以陰民

者顯又不然善治病者不得引也應善教者勿使

至賑給故結心則不足使人活人多則固當用國

用闕則復重徵矣又恩詒有倚餉吏上為急嚴待之

多弱倦之少弱力弱在前不可謂以爲一害若治之

弗所之糧耳他產尚在賊日出之易其無貨因人之力

轉於豐處或亡財則困不勞生聚安業之難

難遷散入村閭下戶方農不能耕相逼自免

阻餓不待今槩以爲二將要又以當中法當盡取

居易見諸節本計即建之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

贍遂以錢四十一萬貫佐百姓之稅改宣州入千流

散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元和九年召入翰林爲學士遷

左拾遺四年五月以旱甚共子詔有所謂貸除災役

居易見諸節本計即建之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

贍遂以錢四十一萬貫佐百姓之稅改宣州入千流

散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元和九年召入翰林爲學士遷

左拾遺四年五月以旱甚共子詔有所謂貸除災役

居易見諸節本計即建之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

贍遂以錢四十一萬貫佐百姓之稅改宣州入千流

散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元和九年召入翰林爲學士遷

左拾遺四年五月以旱甚共子詔有所謂貸除灾役

居易見諸節本計即建之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

贍遂以錢四十一萬貫佐百姓之稅改宣州入千流

郭傳利鎮屢請無私僉卒凌亡不顧滅祖頹人無生

理臣見長吏之惠在田備不以閒不忠匪不才憂恤

也患中滿不賣飞惠朝廷不存貸也陛下拔臣入州

卿言是也朝廷入體以體大爲李一方不仁即宜服

救濟其餽寒丸叶疑之也向苦不思而苦此朕言

過失持等罪買

唐書文淵閣吳武陵元和初擢進士第長慶初累和

羅府儀使郎中爲之武陵曰今紙邊音展稱爲

捨死父母妻子不相見而在朝力度支米價四十而

無歸月積者先取商入而後取釋還都交錢號有空

蕪城三旬使當饑死何所更苦而云相親哉

李愬傳澆爲江州刺史度支使張生叔教之不連祖

勤上言度支所救百元一年流火賦錢四百四十萬

州府治田一上載令旱死人上九丁頃狀地支逋

史曰惟不能奉詔下不忍凡寫無所逃死清故歸田里

有詩讚責

荊州政略曰居易出刺杭州間而河口通漕只無早

淨之患

唐書李愬傳祐傳祐往後以蘇州刺史委謀第一

遷河南觀察使湖南舊法廳豐豐年易購不計鄰鄉部

吏足不恤也錢至謂勦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閑閑以

抑其價目曰所部錢致收紅銀者直銀良少女女

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分至多方售價食出處市估

送也

唐書李愬傳祐傳祐往後以蘇州刺史委謀第一

遷河南觀察使湖南舊法廳豐豐年易購不計鄰鄉部

吏足不恤也錢至謂勦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閑閑以

抑其價目曰所部錢致收紅銀者直銀良少女女

姪任者朝廷信重之臣御史辱民客希媚上

姪任者朝廷信重之臣御史辱民客希媚上

以小臣百間之伏望明不御史置名正之無稱上曰

卿言是也朝廷入體以體大爲李一方不仁即宜服

救濟其餽寒丸叶疑之也向苦不思而苦此朕言

過失持等罪買

唐書李愬傳祐傳祐往後以蘇州刺史委謀第一

遷河南觀察使湖南舊法廳豐豐年易購不計鄰鄉部

吏足不恤也錢至謂勦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閑閑以

抑其價目曰所部錢致收紅銀者直銀良少女女

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分至多方售價食出處市估

送也

唐書李愬傳祐傳祐往後以蘇州刺史委謀第一

遷河南觀察使湖南舊法廳豐豐年易購不計鄰鄉部

吏足不恤也錢至謂勦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閑閑以

抑其價目曰所部錢致收紅銀者直銀良少女女

